

空山新雨中，一次心灵与心灵的对视

□徐德霞

《新雨过后的空山谷》，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有一股清新之风，独特、诗意而美好。翌平是一个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家，他与这个时代血肉相连，从这个时代当中发掘创作题材，敏锐地捕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问题，并通过艺术的手法把它表现出来。他从小接受良好的艺术熏陶，在写作这条路上，肯下功夫，极具定力与追求，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

《新雨过后的空山谷》是作者发自内心的真诚表达，有随处可见的激情与冲动。这是一场心灵与心灵的对视，是以热情的目光对当代少年儿童深切关注。作者写的是当代少年儿童的心灵成长，背后展现的是当代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包括从城市到乡下的差异化、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的生活环境，还有城乡两地不同的教育观和教育模式。作者首次把环境与少年成长如此明确而认真地联系在一起，生动诠释了“环境改变人、环境成就人”的说法。这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视野当中不太常见的题材和内容。虽然，我们常见书写留守儿童、农村儿童、贫困地区儿童成长等题材的成长小说，但正面从环境教育和少年成长这个角度切入的并不多。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也是主题出版的写作尝试，只不过巧妙地以青春孩子成长、从少年的心灵剖析角度呈现新时代主题。尤其是着重刻画孩子在不同环境下的成长姿态，体现了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作品以电视台用镜头记录四位少年乡村生活为主线，把节目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有了更好的、更感人的文学特质。镜头是冰冷而直观的记录，但文字是有温度的，尤其是翌平的文字准确、张弛有度，有诗意、有情感。从第一个小主人公羽枫开始，作品的叙述语言就是诗意、浪漫的，通过三次看夕阳的描写，悄然走进一个女孩的心

灵深处，慢慢揭开她生活的面纱，触碰她心中最敏感的点——渴望父爱。小时候她和父母有过约定，三个人骑车去看夕阳，可惜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不但如此，父母离婚，家庭解体，妈妈去城里当月嫂，爸爸成立新家。她在父亲的家里，感觉自己多余的人，同一屋檐下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到了乡村的家里，她是自由的，没有刻意的伪装，没有小心翼翼。这种状态是自然、平实的，是生活该有的样貌。她从压抑的状态中走出来，找回了自我。也就是在这里，她看到了渴望已久的夕阳，并深深地陶醉，身不由己地追逐夕阳。尤其是写到农村父母陪伴她去看夕阳的时候，那种情景更是十分美好与真实的。在自然环境中，人的内心深处最本真的东西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另外几个孩子各有各的生活环境：小明星马东明闯荡“文艺圈儿”，过早体会到人情冷暖，导致他出现失落和愤怒的负面情绪；另一个孩子渔歌因为相貌和身材的原因，遭到不公的待遇，这是青春期少女常见的苦恼和困惑；小胖是足球职业学校的学生，家里花了大价钱培养他，他却被球队排斥在外、坐冷板凳，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当他们来到山村以后，物质虽然匮乏，却进入一个相对宽松、友善的环境中，身心得到极大的调整和释放。这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有利于儿童成长的教育，这是值得我们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小说还写到了自我成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明星马东明，他惹祸以后就跑回家去了，马东明的爸爸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和鼓励安抚，导演既讲究原则又非常灵活，给予马东明适当的扶持和指导，让马东明自己拿主意。翌平在这个问题上很好地把握住了两点，一是孩子们是放松自我而不是放逐自我，他们本质上都是好孩子；二是孩子们

是自我成长不是放任成长，这里有适当的引导和教育。也许所谓的“问题少年”本质上都是好孩子，只是成年人没有及时地发现问题的苗头，没有真心地给他们关心和帮助。

通过这本书，我们对孩子内心的渴望更明确了：所有的孩子都想成为好孩子，都渴望被关注、被认可。孩子需要适当的表扬、真诚的鼓励，他们渴望长大，更渴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可，特别是小伙伴的认可。唱歌很好听的渔歌和有足球天赋的小胖在乡村找到了舞台，天赋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孩子是需要这种感觉的，这种感觉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自信、自强、自立的人格。家长要给孩子提供实现自我成长的机会和舞台，不能扼杀孩子的天赋，也不能越俎代庖、一手包办。

在艺术性上，这部作品的精致和精到也是在长篇小说里边不多见的。本文结构为独特的“鸟巢结构”，每章看似独立，实际上互相穿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事套故事，人物有先后又互相交织，互相关联。除了结构独特，作者文笔诗意、简洁、精准。翌平特别善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他只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对于每个人心中的困扰、青春期的问题都是点到为止，让读者有足够的空间去想象。

作者还特意用一章写了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这并不是闲笔，这一笔若去掉，作品的真实性、现场感就大削弱。田老师是“真”的代言人，通过田老师对艺术的真实性、对空山之谷的诘问，折射了作者对自己艺术创作的深度思考。

《新雨过后的空山谷》这部长篇小说，具有短篇的精致和精湛，每一章都可以独立出来作为很好的短篇小说来发表，是非常难得的好作品。

（作者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儿童文学》原主编）

《新雨过后的空山谷》、翌平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4月



·评论· 《新雨过后的空山谷》

虚构的纪实，纪实的虚构

□陈 晖

《新雨过后的空山谷》最大的特点是直面当下的少年生活，包括他们在家庭和学校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涉及亲子关系、社会交往、同伴相处带来的困扰，为孩子们疏解成长困惑。小说虽然以真人秀节目切入，但是基调明确，有动感、有时尚感，当代少年儿童正需要这样的作品。

作品采用鸟巢式的结构描绘时代少年群像。少年群像写作是一种小说表现的范式，我们能从中了解到城乡少年的精神面貌。作家所选的人物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心理描写特别精准、精细、贴合，情感真实、细节真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本中的景物描写，诗意、优美，让人向往，同时，青春的希望和未来也都在其中。从喧嚣城市到素朴乡村，从懵懂迷惘到灿烂飞扬，就像书名标记的那样，作品以空山新雨作为寓意和调性，展开了别开生面的青春书写。作品呈现出的虚构的纪实意味、变换交互的视点、轻灵跃动的笔触，既区别于题材其他文本，亦不同于作家自己的过往创作。由此可见，本书是新锐的、有特质的，也是文学的、艺术的。

现代智识写作与少男少女形象的当下性

□郭 艳

《新雨过后的空山谷》这部儿童小说对当下城市原生家庭和亲子关系等社会生态做了很多功课，涉及到城市青少年出现的青春成长、叛逆期、抑郁情绪和代沟等现象。现代文明的双刃剑带来诸多现代性后果，教育模式的板结、生活方式的固化、物质欲望的压力，这些让青少年难以承受，并产生一系列生理和心理问题。城市往往作为乡村的对立面存在，乡村又始终是城市生活的某种补充和慰藉，所以，《灿烂青春》纪录片有了很大的存在空间。小说将真人秀、新媒体、青少年情绪问题和个人自我认知等多种元素融合，通过极具当下性的人物关系、媒介传播方式、城市与乡村双向对照的场景设置等，表现出作家对于时代整体性经验的深度思考与文学表达。具体表现在：

其一，散点结构网状的叙事模式，也即作者

所说的“鸟巢式”结构方式，在彼此映射的叙述中，每一个人物的主体性很强，同时又在他的视角中获得非常充分的补充叙事。每一个少年和少女形象带着独特的青春气息和当下性，同时又通过相互补充印证的叙事方式，获得了更为丰满的人物内涵。其二，塑造了独特的城市少男少女形象。翌平的少年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不同的变化，具体可感，富有时代气息。同样，这部小说中的少年男女形象也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比如小明星马东明，原本有着一丝矫揉造作和虚荣油滑，面对家长、学校、粉丝甚至是自己的青春期，都有着无法应对的很多问题。通过这个真人秀节目，马东明获得了成长。成长有很多类型，小说写出了当代少年男女面对自身时代病症的自救与他救。其三，当历史语境和现实遭遇发生重大

变故的时候，现代智识、美育和传统中值得承继的伦理风尚让少年男女完成励志的阳刚成长，建构性的现代人格在三者的共同滋养下最终完成。

总之，翌平的写作是典型的现代智识写作。他从常态少年的生长性起步，笔下的少年男女形象具有时代镜像的精准映射，同时又充满日常性经验所赋予的烟火气息。在城乡互为镜像的成长情境中，生长性体现在少男少女性格、情感和心性，体现在他们面对困境的挣扎与成长历程中。作家面对社会文化语境和伦理文化嬗变所做的文学上的应对，是一种有效性的建构性写作。写作面向经典，力求突出主人公身心成长的深度，小说在现代意识的建构性层面显示出独特的文本价值。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问题小说”的新探索

□聂 梦

这部小说的首要价值所在。

二是对成长叙事中乡村“角色”的再定位。“山那边的故事”是《新雨过后的空山谷》最大的背景板。作者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四个孩子所指向的少年成长叙事中，乡村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作者看来，乡村首先不应以一个狭义上感化孩子、改造孩子的形象出现，而是应当作为一种重要的生命体验融入少年的成长。因此，在小说中，乡村不单单是用特定的生存环境和自然风物在“净化”孩子们的心灵，更是以一种完善的情感关系和人伦关系对他们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并非非道德优势的“替代式”的影响，而是“加入式”的、以一种特殊的经验方式进入到孩子们的成长历程中，为这些心事重重、正在拔节生长的小世界提供新的、及时有效的端口，推开更多拥有一样风景的大门。这种立足于乡村生活的对人伦关系的强调与建构，是《新雨过后的空山谷》对少年成长叙事的一大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小说的乡村定位是深具反思性的，更是“少年友好”的。

第二个问题是“谁讲述谁”即如何叙事的问题。

这也是作者借人物之口提出的又一个自我“拷问”式疑难。对于小说的叙述方式，作者费了很大心思，也做到了很好的呈现。围绕这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双“观察的眼睛”：人物之间的相互打量，来自摄像机的捕捉与剪辑，场外观众包括小主人公们远在城里的父母们的反应、导演的意图、叙述者的考量等。最妙的是，小说中真人秀节目的形式，让人物有机会通过“回放”来反观自身，这一视角的加入，很好地丰富了成长叙事中自我意识建构的方式和维度。这就好比我们端起一碗水，千里迢迢地从另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创作抵达读者。在翻山越岭的过程中，必然要有所遗失，但同时天在下雨，地上还有河，水已经不是最初的那碗水了。不过，经由不同的视角，生成不同的理解，许多异质的元素加入进来，水很可能会变成美酒。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开放性、丰富性上，作者通过叙述方式实现了“酿酒”的过程。

纵观近年来作者的创作，在《新雨过后的空山谷》里，“翌平式”要素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运动要素、艺术要素的呈现，既呼应了之前的一系列作品，又在此处有更适配于故事的延伸。小说中女孩形象的塑造，尤其让熟悉翌平作品的读者感到惊喜，同时丰富了小说问题意识的层次。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发展研究处处长）

《新雨过后的空山谷》是一部不断“对抗”思维惯性的寻真之作。这既是创作者的一种思维惯性“对抗”，也是当代人在认知儿童、对待儿童问题的一种思维惯性突破。《新雨过后的空山谷》在“对抗”思维惯性的过程当中，循序渐进，引导我们去探寻心灵真相究竟是什么。

第一重思维惯性的突破，来自故事的框架，这个故事框架其实是有原型的“真人秀”，一位导演和一位摄像师策划了一档名为《灿烂青春期》的真人秀节目，锁定了一些“问题孩子”，把他们送到乡下下去接受艰苦的锻炼，希望他们能够实现蜕变，成人导演自嘲“功德无量”——这是我们的一种惯性思维。在这部作品当中，作家圈定的几个典型的“问题孩子”：羽枫、马东明、渔歌和小胖，他们所谓的“问题”非常复杂。这些问题，有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对自我定位的摇摆，有的则是家庭问题。当这些家庭问题一下子倾泻到孩子身上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不配合”。这种“不配合”是否可以被简单地定性为“叛逆”呢？或许，这首先就是个值得我们警醒的问题。

当孩子们到了所谓的“叛逆期”，家长们感到无措，于是把他们送去“改变”，这是家长们寻求化解方式的过程。但《新雨过后的空山谷》的处理方式值得深思，这里每一个被送来的孩子，都不完全是被动的，这几个孩子在内心深处都主动做出了选择。羽枫和渔歌甚至站在更高的思想立场上，为自己的父亲化解尴尬，为了自救，也为了自己的父亲创造机会走向新生活。

作品中，第一重故事架构的思维惯性被打破之后，我们发现，这种对抗和冒犯的“问题”背后，是“真实”。这个真实的问题，需要我们把成人和孩子放在一个公允的全知视角下，不带成人权威地去判断这件事情。打破了成人的话语权威，孩子青春“叛逆”背后的复杂成因才得以真实地凸显出来。很多时候，它并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

第二重思维惯性，来自故事的走向。这个故事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一种模式：把一个城市孩子送到乡村，乡村的纯朴、美好感化了这个孩子，乡村的艰苦劳动使少年实现完美蜕变，孩子重新认识了人生的价值，成人的目的达成。这已然成为一种模式化的思维，但《新雨过后的空山谷》把这重惯性也打破了。主人公到了乡间以后“脱轨”了，他们脱离了成人的预设，脱离了导演的预设。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坚定地主宰了节目的走向。这也是对当代儿童时代特性的精准把握。

在这几个孩子当中，羽枫的耐力是惊人的。城市孩子并不一定是娇气的代名词，羽枫甚至用忍耐的方式“以毒攻毒”地化解了自己心中的痛苦。在羽枫的故事里，不是成人带着她

对抗思维惯性的寻真之作

□崔昕平

“改造”，而是这个孩子带着成人“飞翔”，带着乡间的爸爸妈妈重新释放天性，感受生命中的美好，在这份纯粹的美好中实现自我修复。小说里的多数孩子都不按成人制造冲突与感动的台本走，他们“失控”了。节目结束，他们也会感动于乡间淳朴的感情，会与乡下爸爸妈妈抱头痛哭，但他们又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成人定义中的“乖孩子”，温顺回归，而是确认自己的道路，达成自我的选择。羽枫的选择离家、渔歌的得胜回归等，都是自我的确认与选择。这种“失控”，换言之，这样的心灵成长，是我阅读过程中最大的惊喜。《新雨过后的空山谷》写出了属于当代少年的问题与成长。

第三重被打破的思维惯性，来自故事的结局。如果我们仅仅看了前四章，可能会为这部作品作出一个良好的评价，但是如果错过了最后一章，我们就错过了一部佳作。这部作品因为有着最后一章的存在而变得非常独特。前四章，当作家平行设置了四个孩子的四个故事时，我们习惯性地会去考虑作家如何更好地将这四个孩子的故事聚拢、交织，让它们最终融合成一个整体。翌平的这部作品，显然突破了这种惯性的设计。最后一章，作家突然把“幕后”推到了“前台”，以一个“终章”曝光了幕后的导演与摄像，他们的心思与理想，是要做一场与众不同的、“真实”的真人秀——这便精妙地解释了导演为什么能容忍孩子们跳出节目预设，并坚持拍摄记录的“初心”。追求“真实”的导演和摄像师，给予了孩子们自我的空间。不以博取收视率为目的、带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导演和摄像师，让节目中的孩子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真实的成长轨迹。

真人秀节目在这个时代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真实”恰在这个时代这类节目中稀缺。作家敏锐捕捉了这一现象，在《新雨过后的空山谷》中，以真人秀视角追寻儿童的真实成长，以“守望者”的立场，书写少年主人公真实的、不断寻找和确认自己的心灵道路，给予儿童一个包容的、有信任感的成长空间。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每一个成长的灵魂中都会有一些美好的灵性因子逐渐生长出来，外在表现的反常与叛逆，可能是成长的心悸与躁动吧！”我认为，这正是作家想要呼唤的一种基于儿童的理解尊重和基于成长的信任。

终章之中，作者又巧妙设计了一个人物——导演的老师，他反复地追问导演和摄像师，你们想做的究竟是什么？这其实同样是对“惯性”与“成见”的警示，也可视为作家对自己的不断警示与询问，是不是滑入了惯性，是不是背离了初心，是不是抵达了真实。这些环环相扣的设计，给人以连环的、惊喜的阅读体验。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